

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凝聚共识的价值意蕴与实践策略^{*}

钟建林¹, 连素清²

(1.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福建 福州 350003;2.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凝聚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也是构建中国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既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诠释,也是对新时代政协功能定位的创新突破。生态系统理论与凝聚共识之间具有理论同构性、实践适配性与价值趋同性。在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凝聚共识应实现微观系统的化异求同、中间系统的辨异求同、外层系统的知异求同、宏观系统的超异求同及历时系统的破异求同。

关键词:生态系统理论;凝聚共识;价值意蕴;实践策略;人民政协

中图分类号:D922.68;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25)09-0072-09

《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中发〔2019〕40号)明确指出,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这充分凸显了凝聚共识在人民政协工作中的核心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功能,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1]1-7}从功能上看,凝聚共识主要发挥两大作用:一是在不同主体存在诉求差异甚至利益冲突时,通过协商与互谅,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二是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动员更广泛的合作力量,增强内部凝聚力与协作效能,从而更有效地推进目标的实现^{[2]11-13}。因此,深入探讨凝聚共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凝聚共识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凝聚共识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既深刻总结了我们的历史经验,又立足当代中国政治实践,为新时代做好凝聚共识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与行动指南。

(一)新时代凝聚共识的时代诉求

进入新时代,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步入攻坚期与深水区,社会贫富差距有所扩大,新兴阶层群体特征显著变化,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外部意识形态渗透持续,各类风险挑战日益增多。在这一背景下,凝聚社会共识工作面临国内外环境的严峻考验。

^{*} 收稿日期:2025-07-12

作者简介:钟建林,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评论》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编审,博士,从事教育学、政治学研究;连素清,副研究员,从事档案管理和统战文化研究。

凝聚共识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动力^{[3]49-6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共识是奋进的动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汇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需要广泛凝聚共识、不断增进团结。”^{[4]326}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有效团结各族各界、各条战线的广大群众,其重要法宝就在于始终立足时代前沿,敏锐把握发展阶段特征,不断推动形成共同的奋斗目标与价值观念,将最广泛的人民意志凝聚成回应民生关切、破解社会难题的磅礴合力。这一过程,正是凝聚社会共识的过程。

凝聚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重要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实质,是在民主基础上形成集中,即通过法定程序将“多数人的意志转化为统一决策”,从而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其中,“民主”旨在充分尊重各方的诉求与表达,通过广泛协商讨论以达成共识;“集中”则强调在民主基础上统一思想,在统筹兼顾多方利益的过程中凝聚共识,最终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凝聚共识要在广泛协商讨论的基础上寻求多方诉求的平衡,推动共识的形成,并确保共识得以及时、有效地贯彻与执行。

(二)新时代凝聚共识的现实可能

共识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既有共识作为凝聚共识的思想前提,蕴含着形成共识的理论基础,为达成共识提供坚实支撑。唯有立足于共同的思想根基,才能在面对复杂现实问题时形成相近的价值判断与行动取向,进而凝聚成强大的共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加强思想引导,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是完全可以形成共识的。”^{[5]46}这一重要论述为凝聚共识指明了方向。加强思想引导,就是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让正确的理念深入人心,让不同群体在思想认识上产生共鸣。无论是巩固党内团结,还是凝聚社会各界力量,乃至汇聚海内外积极因素,都需要以共同思想为纽带。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探索中前进、在奋斗中成长,使全社会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与可行性,从而增强人民群众对发展道路的信心与认同,为凝聚更广泛共识创造更深层的社会条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肩负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更需要持续深化思想建设,不断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广泛凝聚全体人民的智慧与力量。

(三)新时代凝聚共识的关键要素

新时代凝聚共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凝聚共识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拥有强大的政治引领力,能够以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为凝聚共识指明正确方向。党拥有严密的组织体系,能够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将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更为重要的是,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倾听不同声音、协调各方利益,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聚起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当前,凝聚共识的核心任务在于增进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二十大以来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政策部署与战略举措的认同与支持^{[6]55-61}。其二,凝聚共识需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等组织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汇聚了包括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各界代表和委员,他们不仅履行参政议政、建言献策的职能,更承担着思想引领和凝聚共识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政协要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节”^{[4]295}。其三,凝聚共识需要高度重视并善用网络空间。随着网络用户的普及以及信息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生活,互联网已成为意见表达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场域,其舆论生态日趋复杂,给凝聚共识带来新的挑战。网络空间作为人们表达与交流的重要渠道和阵地,发挥着价值引领与共识塑造的重要作用,为此,必须充分重视这一领域,并不断创新网络舆论引导的工作方法。

二、生态系统理论与凝聚共识耦合的理论基础

生态系统理论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提出。该理论将环境视为一个由多个子系统嵌套、彼此紧密关联的复杂整体,强调该系统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并对个体的适应能力与社会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7]99-107}。生态系统理论指出,系统中的每个个体都占据独特的生态位,表现为其在种群或群落中所处的时空位置、承担的功能角色及其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不同生态位之间既保持各自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又相互依存、协同共生,共同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与演进。在生态系统内部,种群层面具有显著的基因多样性,某些种群特有的基因构成在其他种群中可能并不存在,由此形成种群间的遗传差异。这种基因多样性有助于生物在演化过程中更好地应对环境挑战,增强整体适应能力,促进系统持续发展。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将生态系统理论引入有关“凝聚共识”的政治实践研究,旨在从方法论层面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深度对话。生态系统理论与凝聚共识机制之间的理论耦合,并非概念的简单移植,其内在契合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生态系统理论与凝聚共识具有理论同构性

生态系统理论与凝聚共识的耦合,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了“整体论”与“个体论”、“稳定性”与“适应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两者之间的同构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对应关系中:生态位与主体立场、微观系统与个体紧密互动的周围环境、中间系统与个体所在微观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外层系统与影响个体的外部网络空间、宏观系统与个体所处的文化环境及其所持的价值观念、历时系统与个体分析历史问题的视角及思维方式等,均存在结构耦合关系。进一步看,生态系统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个体—群体—系统”之间层层嵌套、相互作用的动态联系,其关键概念如“生态位”“生物多样性”“能量流动”等,分别与凝聚共识过程中强调的“主体间性”“价值包容性”“协商民主”等理念相对应,展现出二者在理论逻辑与结构功能上的内在契合性。

(二)生态系统理论与凝聚共识具有实践适配性

生态系统理论与凝聚共识均致力于应对复杂系统中的现实挑战,二者的运行机制具有实践适配性。生态系统理论关注复杂生态系统中不同生态位生物的共生关系:不同生态位的生物既会为自身发展争夺必要资源,又通过与其他物种之间的能量交换,共同维系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凝聚共识同样强调,既要发扬民主精神,充分倾听、理解并回应不同主体的合理诉求,又要在此基础上寻求各方均可接受的观点与方案,即所谓“求出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换言之,生态系统中各物种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参与能量流动并建立竞争与合作关系,最终达成系统整体的平衡;凝聚共识要求不同立场的主体在充分表达自身诉求、理解并尊重他人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与调适形成一致意见。简言之,生态系统的演替规律与社会共识的形成机制在结构与功能层面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三)生态系统理论与凝聚共识具有价值趋同性

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基于整体视角的“多元共生”,凝聚共识致力于在充分尊重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基础上达成“包容性共识”,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具有显著的趋同性。具体而言,二者在价值理念上的趋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目标维度,二者均致力于实现系统内外的共生与动态平衡,而非简单否定、替代或消弭差异成分;二是方法维度,二者均主张通过充分交换能量或意见以达成动态调适,而非依赖外部强制力改变系统既有状态;三是过程维度,二者追求的共生与平衡具有相对性与动态性,允许不同主体保持个性化存在,而非追求固化或绝对的统一。

三、生态系统理论下凝聚共识的价值意蕴

在当前世界格局深刻演变、社会治理日趋复杂的背景下,凝聚共识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国家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从国内层面看,凝聚共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我国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大局,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的价值体系、诠释全过程人民民主以及创新新时代政协职能表述的核心要素。从国际视角看,凝聚共识是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途径,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理念支撑与实践导向。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整体性视角,新时代凝聚共识具有深远的价值意蕴。

(一)凝聚共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一个系统完备、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由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在政治、经济、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领域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共同构成。

凝聚共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凝聚共识,就是要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合力”^{[8]61},强调要在承认社会成员思想认识存在差异的前提下,通过持续沟通与广泛协商凝聚共识,最终汇聚成推动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其利益诉求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凝聚共识必须充分重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多元诉求,充分发挥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创造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9]318},要求认真贯彻践行群众路线,掌握民情民意,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因此,凝聚共识工作必须始终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凝聚共识是筑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参与。我们应该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共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10]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在发展水平和执政理念上的多样性,共同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复杂系统的现实基础,它们在这个系统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与地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充分尊重、理解、包容并回应不同群体的核心利益与发展需求,并借助互补性资源,推动全球各方协同联动,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世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全球经济挑战日益严峻,“逆全球化”思潮抬头,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依然猖獗。在此背景下,更需通过平等交流、文化互鉴、深度合作与有效协商等方式增进互信、凝聚共识。中国在“协和万邦”的和平观、“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天下大同”的天下观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涵养下,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增强其价值理念的国际感召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此外,中国还依托各类国际平台,履行大国责任,展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为这一进程营造良好的微观、中间、外层和宏观环境。

(三)凝聚共识是构建中国自主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

西方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本质上是将特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价值观绝对化,并将其作为唯一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与民族,具有显著的误导性、排他性和虚伪性。具体而言,美西方将自身倡导的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包装成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价值体系,强行向全球推广,实质是谋求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垄断。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来看,每个国家与文明都具有自身独特的生态位和历史演进路径,

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拥有各自的价值特征与发展逻辑。健康的生态系统之所以具有持续生命力,正源于其内在的多样性,而非单一化的结构。事实上,所谓绝对的“普世价值”并不存在,一切价值的普遍性都是相对的,且始终与特定的价值主体及其社会历史条件密切相关。以环境保护为例,在抽象理念层面达成价值共识相对容易;进一步制定碳排放减排规则虽难度增加,但仍可能形成基本共识;而具体到各国应承担的减排责任与实施路径时,则极易因发展阶段、国家利益与历史责任的不同而产生分歧与矛盾。

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其价值体系的全球影响力持续深化。凝聚共识作为这一价值体系的核心构成,具有包容性与兼顾性,倡导多元主体共存、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尊重各文明与国家的自主选择,以共赢思维推动国际关系良性互动,促进共同发展。这与某些西方势力借“普世价值”之名进行价值输出、干预渗透和意识形态同化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换言之,凝聚共识在充分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多样性与不同群体发展阶段差异性的基础上,致力于谋求共同价值、促进共同发展,从而对那种绝对化、标准化、单一化与强权逻辑形成有力回应。与美国和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根本不同,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对社会演进规律的深刻把握与长远视野,其根本立场是“以人民为中心”,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哲学根基上看,凝聚共识深植于唯物史观与群众史观,强调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出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凝聚形成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

(四)凝聚共识是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诠释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结晶,是新时代对人民民主本质内涵的深化与升华。民主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始终与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实条件紧密相连。受不同历史轨迹、文化背景及社会结构的影响,各国民主政治虽具有一定共性,但其形成路径与演进过程各具特色,呈现出多样化的制度形态与实践特征。这种差异性本身正是民主丰富内涵与广泛合法性的生动体现。相比之下,建立在西方利益与标准基础上的美式“自由民主”“人权”等概念,实质上是美西方依托其经济、金融与军事霸权推行的制度产物,其本质是将民主狭隘地简化为西式程序民主,表现出明显的一元化倾向。此类民主模式被片面定义为以自由、周期性、竞争性选举为核心的程序安排,其主要服务于统治集团与精英阶层的利益,难以切实改善最广大民众的社会地位与经济状况,更无法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凝聚共识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内部以及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交流中,也贯穿于一切政治相关活动中,呈现出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显著特征。它是对“人民当家作主”这一根本理念的时代性诠释,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形态^{[11]63-74}。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实质内容和清晰目标导向^{[12]7-11},实现了多种民主形态的内在统一。它有效促进了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人民民主与国家意志的有机融合。

(五)凝聚共识是对新时代政协功能表述的创新突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在凝聚共识方面的重要作用,明确指出人民政协应将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积极引导各族各界代表人士化解矛盾、增进团结、形成广泛共识^{[13]88-96}。凝聚共识是坚持团结和发扬民主的集中体现。对人民政协而言,凝聚共识既是其内在的职责与使命^{[14]36-37},也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相互贯通、协同促进。

凝聚共识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目标。人民政协具有尊重多数、包容少数的制度特点,能够广泛吸纳不同群体和界别的意见,使各类观点特别是差异化的声音得到充分表达与深入交流,逐步形成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共识,为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提供坚实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协商是孕育、形成和汇聚共识的关键渠道,而凝聚共识的成效成为衡量政治协商质量与实效的重要标尺。

民主监督是凝聚共识的重要保障。民主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本质上

属于高层次的政治监督。通过提出务实建议、建设性意见和客观批评,民主监督推动党委和政府决策更加贴近民生、回应民意,切实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决策的公信力与执行力,也为凝聚共识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使凝聚共识更具生命力和持续性。

参政议政是凝聚共识的重要过程。凝聚共识需要充分发挥各级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他们密切联系群众,协助反映诉求、化解矛盾,宣传解读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将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的共同意愿,积极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以及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各级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经常围绕实际问题深入基层调研,发现问题、分析症结、推动解决。通过深入调研、精准提案,他们有效建言资政、弥合分歧、凝聚共识,进一步提升参政议政的整体效能^[15]。

四、生态系统理论下凝聚共识的实践策略

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嵌套于一系列由内向外、层层包裹的复杂子系统之中。这些系统彼此紧密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动态演进的有机整体,对个体的适应能力与社会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生态系统通常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以及历时系统。其中,宏观系统对各子系统产生间接而广泛的影响,外层系统则直接作用于中间系统与微观系统,呈现出与环境变迁和时间演进密切相关的动态特征。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凝聚共识可被理解为一个从个体到特定群体、再逐步扩展至更广泛群体,在更大范围内持续进行意见交换、深入协商并最终形成共识的动态发展过程。

(一)微观系统要实现化异求同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微观系统指与个体直接且频繁互动的周围环境,例如家庭、班级以及各类基层组织等。在凝聚共识的语境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组织、民主党派、宗教团体和文化团体等,都可被视作微观系统的具体表现。需要强调的是,微观系统具有相对性。以某一地级市的民主党派组织为例,它既可以作为该党派省级组织或市政协系统中的微观组成部分,也可被视为相对于其内部支部等基层组织的宏观系统。在凝聚共识的过程中,需要在各基层组织、下级组织及组成单位内部达成深度共识。所谓“化异求同”,指在凝聚共识对象所处的微观系统内部,通过深入交流与持续互动,使原本不同的意见、观点和立场逐步趋近,最终形成共识,进而统合为一致的观点、传递统一的声音。

与宏观系统相比,微观系统内部的组织联系更为紧密,沟通互动更为频繁。通过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方式形成的意见与建议,通常由代表人物在更广泛的平台上予以传达和推动。因此,凝聚共识的前提在于,作为微观系统的组织必须首先在内部达成高度一致,尽可能“化异求同”,将不同意见转化为共同认识,避免在对外表达时出现多种声音,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观点。事实上,组织层级越低,成员背景越相近,工作思维越一致,发展诉求越趋同,因而越容易达成高度共识。

(二)中间系统要实现辨异求同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中间系统指各微观系统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关系网络。积极而紧密的互动有助于推动系统整体实现最优发展,反之,消极或疏离的联系则可能产生阻碍效应。在凝聚共识的语境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宗教团体和文化团体等可被视为中间系统的具体载体。它们为各类组织和个人搭建充分表达观点与诉求的平台,促进各方在充分表达自身意见的同时,有效吸纳他人观点,实现深度沟通,真正求出“最大公约数”、画好最大“同心圆”。凝聚共识本质上是一个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在个性中探索共性的过程。它通过在辨别与比较中不断拓宽包容边界、凝聚共同认知,逐步凝聚最广泛的共识,实现“辨异求同”^{[3]49-60}。所谓“辨异求同”,指在中间系统内部深入辨析各微观系统的个性化观点与价值立场,从中识别共同关切并形成共识,同时允许在非原则性问题上保留合理差异。

人民政协作为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和广泛凝聚共识的重要政治组织,始终秉持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政协应持续优化组织机制,在调研、视察、评议等履职活动中为更多党外人士创造知情明政条件和有效参政渠道,为社会科技、经济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夯实群众基础、凝聚支持力量、提升政策效能。例如,福州市政协在每次专题调研和视察中均邀请不同界别的政协委员及相关领域专业人士参与,围绕“坚持科教兴城,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等主题组织多场专家协商会,充分听取并整合各方意见,形成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的决策建议。具体而言,在凝聚共识过程中,各级人大、政协、民主党派等组织应着力创新民主监督形式、深化参政议政实践,使更多真实、多元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有效倾听、切实尊重与理性吸纳,并最终转化为推动党委政府决策落实、促进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外层系统要实现知异求同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外层系统指虽不直接与个体产生日常互动,但仍对其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外部环境。这类系统通常处于微观系统之外,且需要通过中间系统作为中介才能发挥作用。基于生态系统的理论视角,凝聚共识的外层系统指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工作及参政议政活动相对疏离的物理时空环境、网络空间以及移动阅读平台等。所谓“知异求同”,指通过识别并把握外层系统的特征与演变趋势,发掘其中有助于凝聚共识的积极资源。具体而言,即有效利用网络新空间等外层系统环境,促进共识的形成与广泛传播。网络和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个体实现跨时空异步交流提供了极大便利,“已经全方位地渗透到意识形态的所有形式中并发挥作用,是新的意识形态形成的强大推动力量”^{[16]6-24}。这类技术环境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受众的理想信念,也为凝聚共识带来新的风险与挑战。例如,可能导致受众长期处于偏狭和内容失实的环境中,逐步削弱其辨别真伪的能力,甚至使其受到虚假内容的引导与煽动;某些行为体可通过技术手段重构传播中的话语权力结构,从而实现操纵舆论和价值渗透的目的;数据收集的高效隐蔽性与信息分发的灵活多变,也为外部势力开展意识形态干预和分化提供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17]43-48}。

在新时代背景下,凝聚共识需准确把握传统模式与新型网络环境之间的差异,同时坚守价值引领这一根本原则,有效防范并化解网络空间中可能出现的价值传播风险,从而为新时代凝聚共识提供坚实支撑。在网络空间中推动共识形成,应以民生福祉和全社会共同利益作为构建价值共识的根本基础,紧密围绕人民群众普遍关切的现实问题,找准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积极塑造并巩固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社会形成积极、健康的共识氛围。此外,应建立健全网络舆情监测与预警机制,及时捕捉、精准识别并深入分析影响共识形成的各类因素,包括社会矛盾、舆情焦点与观点分歧等,并依托权威网络平台及时澄清谬误、引导舆论,牢牢掌握主流意识形态主导权,防止分歧蔓延与激化。对恶意制造对立、破坏共识构建的违法违规账号与平台,应依法依规予以查处和封禁,持续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生态。互联网作为凝聚共识的关键渠道、核心平台和前沿阵地,其舆论主导权的有效掌握,直接关系到新时代凝聚共识工作的成效。尽管作为外层系统的网络舆论场存在利益、价值观与认知方式的多样性,但仍须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这一中心任务,坚决服从和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18]24-28}。

(四)宏观系统要实现超异求同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宏观系统指渗透并作用于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及外层系统的文化观念、价值体系及意识形态总和。一般而言,不同地域、民族与风俗背景下的主体因文化传承各异而形成独特理念,这既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也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对共识构建形成挑战。所谓“超异求同”,指超越不同主体间的文化差异,寻求共同的文化基因与价值基础,从而达成高层次共识。

在凝聚共识的语境中,宏观系统可从两个层面理解:一方面,宏观系统是凝聚共识的文化根基与思想灵魂,是指导凝聚共识工作的根本遵循。2018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

出:“人民政协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作出了新贡献。”^[19]可见,团结与民主作为人民政协的优良传统,在新时代仍具有强大生命力。另一方面,宏观系统体现为凝聚共识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共识、理念共识与价值共识,这类共识往往需要超越具体现实差异方能达成。我国幅员辽阔、民族多元,在五千年文明延续中形成了丰富多样、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子系统。凝聚共识既要尊重这些差异的独特性与历史价值,更要在这些差异基础上寻求并构建宏观层面的统一认识。新时代凝聚共识的宏观共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幸福而奋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简言之,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在国际层面,应通过对话交流弥合分歧,超越种族、宗教、文化与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凝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增强其理念的价值感召力,最终实现“超异求同”^{[20]31-41}。

(五)历时系统要实现破异求同

在生态系统理论中,历时系统将时间视为考察系统演进的关键维度,强调系统发展是一个与特定历史阶段和环境条件密切关联的动态过程。从历时系统的视角出发,凝聚共识要求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为指导,深入审视历史事件及其相关议题。所谓“破异求同”,指要跨越不同历史阶段价值观念之间的隔阂,运用唯物史观科学分析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价值内涵,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对重大历史事件和典型人物进行歪曲与误读,从而干扰共识的形成。

一方面,必须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渗透及其危害。历史虚无主义常以批判反思、还原真相、科学分析等为名,肆意否定英雄人物,曲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贬损中华民族伟大胜利的历史意义,同时极力美化西方审美与道德标准,神化西方思想与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动摇凝聚共识的历史基础,破坏共识形成的群众根基,削弱中国共产党凝聚力量的政治功能。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更应保持清醒,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干扰共识构建的基础、过程与成果。凝聚共识,必须牢牢立足于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具有稳定性和广泛认同的基本共识,这些共识是民族精神的内核、思想道德的基础,是国家与民族“魂有所依、行有方向”的根本保障。

另一方面,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特定时期的政策效果。随着中国迅速崛起并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在维护世界和平等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些西方势力逐渐意识到通过强硬手段遏制中国难以得逞,转而试图借人权等议题,利用香港、台湾、新疆等问题破坏我国稳定大局,妄图动摇我国政治制度,这无疑会对凝聚共识形成干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坚强核心,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经过历史与实践检验的智慧结晶,为中国全面发展与崛起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面对西方对我国政策的污名化攻击,我们应从历史维度予以坚决回应。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中国民政,2022(6).
- [2] 周光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寻求和凝聚社会共识[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4(5).
- [3] 郭鸿杰,李朝阳.习近平关于凝聚共识重要论述:生成逻辑、主要内容及价值意蕴[J].邓小平研究,2021(6).
- [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5] 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6] 于玉宏.新时代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内涵、机理与基本路径[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6).

- [7] 周驰亮,杨茂庆.回流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与支持策略:基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4).
- [8]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
- [9]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 [10]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N].人民日报,2017-12-02(002).
- [11] 袁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发展意涵探析:一种比较的视野[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2(4).
- [12] 张力一翔.全过程人民民主背景下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研究[J].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23(5).
- [13] 邓晶晶.人民政协发挥凝聚共识职能的历史考察、生成逻辑与实践指向[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
- [14] 钟建林.人民政协凝聚共识职能的价值意蕴[J].政协天地,2022(11).
- [15] 郑新仁.深刻认识人民政协凝聚共识的重要职能[N].人民政协报,2019-11-15(11).
- [16] 彭兰.智媒化:未来媒体浪潮:新媒体发展趋势报告(2016)[J].国际新闻界,2016(11).
- [17] 方正,叶海涛.智媒时代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三点思索[J].理论探索,2020(2).
- [18] 刘建军.习近平对凝聚共识的全面论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9).
- [19]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EB/OL].(2018-12-29)[2025-02-07].http://www.gov.cn/xinhua/2018-12/29/content_5353372.htm.
- [20] 雷江梅,施文峰.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价值共识的凝聚[J].理论月刊,2021(10).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e Strategies of Building Consens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

ZHONG Jianlin¹, LIAN Suqing²

(1.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of Fujian Province, Fuzhou 350003, China;

2. Institute of Socialism in Fujian Province,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Building consensus is a key manifestation of the socialist democratic centr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n integral par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new era. It is a crucial step toward strengthen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ity, and a core component in building China's value system. It is an important interpretation of whole-process people's democracy, and an innovative breakthrough in redefining the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in the new era. Ecosystem theory and building consensus exhibit theoretical alignment, practical adaptability and value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system theory, building consensus should seek common ground through transforming differences at the micro-system level, recognizing differences at the meso-system level, understanding differences at the exo-system level, transcending differences at the macro-system level, and resolving differences at the chronosystem level.

Key words: ecosystem theory; building consensus; value implications; practice strategies;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责任编辑 杨 敏]